

中庸

下

式









虛偽參其間便破碎道者路也人心之所謂當自  
○東陽許氏曰程有是欲成已必其心道實無妄故曰  
誠以心言也○冥氏曰程有是欲成已必其心道實無  
性則循其所當自誠也故云則其誠在自誠也故云  
道也○李若君子誠之故云則其誠在自誠也故云  
已之章句曰若非誠實無妄事也○緊要在此性成  
人故章句曰若非誠實無妄事也○緊要在此性成  
加一而字即承上誠實無妄事也○緊要在此性成  
自道此而字即承上誠實無妄事也○緊要在此性成  
也章句此而字即承上誠實無妄事也○緊要在此性成  
此實攻下故以物言之所以自誠也○緊要在此性成  
物也攻下故以物言之所以自誠也○緊要在此性成  
行此實攻下故以物言之所以自誠也○緊要在此性成  
是性實攻下故以物言之所以自誠也○緊要在此性成  
性故朱子直以然之用言也○緊要在此性成  
而不言觀章句下主心說然節自誠自成一則舍心無  
說了不可專心說然節自誠自成一則舍心無  
行其道物豈可下以行變道責人觀於下節見人則誠  
之意又可見朱子此行變道責人觀於下節見人則誠  
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為指示學者設則專

心誠自者為自本者後道誠病終道字者天所本假性字  
曰誠是道一箇真實混成底物惟真實故混成有  
誠為本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之疑矣若有是則  
自誠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之疑矣若有是則  
者如文以人指當自誠也○緊要在此性成  
為本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之疑矣若有是則  
自誠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之疑矣若有是則  
本成文以人指當自誠也○緊要在此性成  
者物之實有不必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後能實以實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道也○以實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誠有以實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病正坐俗語微頭徹尾不誠更知陳子入提之起心  
終始猶不必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道也○以實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字言無此實心疑何能實方成此理故章句入提之起  
天所無此實心疑何能實方成此理故章句入提之起  
所以下朱子曰誠者何實方成此理故章句入提之起  
本也○道以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假也○道以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性也○道以理言者誠與實以實心言者必實  
字即道是命之性當自行為物之所自成人之全在乎此  
道是命之性當自行為物之所自成人之全在乎此

四書卷之六

四書卷之六











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  
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  
文而道自道也其  
一字不尚又如此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

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  
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  
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形向於事  
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能

偽自成及物自成已言之因物成之盡已而無一毫私為故  
曰成已復禮為仁而言仁不成物合言仁而當故曰知  
問成已復禮為仁而言仁不成物合言仁而當故曰知  
曰克己復禮為仁而言仁不成物合言仁而當故曰知  
是成物時措之宜已成物之誠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  
道而得時措之宜已成物之誠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  
亦有此意須知仁是類子閉戶而後有箇時措之宜  
○復此意須知仁是類子閉戶而後有箇時措之宜  
而仁之道則具於誠誠自性分之內乃成己道不  
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說成己道不  
自道又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說成己道不  
以好學言入德之知也  
德之知也  
不倦之知也  
於分蓋知也  
後知仁為體仁為用  
後知仁為體仁為用  
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



時中之中○爾氏曰誠之實理可為仁誠之用為知誠  
外成也○內成也  
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也  
蕪也○之意  
也○誠之為道本自道於已  
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也  
自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有諸已故曰  
是乃○虛為物之徹始徹終而無問斷者必鑒此不誠則心  
一為○事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君子必誠而後正誠  
之為○貴也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君子必誠而後正誠  
君成○事也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君子必誠而後正誠  
自也○必則誠故曰性者成然非徒自成一原非有也  
私也○立必俱立成或不獨成已所以為仁而成物是  
立而○無用矣以仁為知而天命之性成中固有不誠物是  
體之○仁存於內而道自於已所以成物是  
已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殊所以成物是  
而道○也成亦成物是  
一也○道成亦成物是  
豈徒○舉道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哉  
時以○舉道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哉

懷

仁發為成物之知則固自仁中出又能合乎時  
措之宜則義又一以貫之皆實理之條目也通考  
也○知也  
氏自○審曰誠者自是當着力處陳氏實此者未達誠自  
下句○之道則各免有極說人之實力而病已行之意也  
諸只○是物則各免有極說人之實力而病已行之意也  
成率○性之率也其躬自行之亦道云者此則自德成謂自然  
所以○言率也其躬自行之亦道云者此則自德成謂自然  
天道○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而道○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外道○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知道○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知用○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以成○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成則○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也成○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釋之○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性之○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之所○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言而○後之意而謂自○成也

復



也以其成已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  
無不可合言之其誠而已矣故章句言既得於已  
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章句之謹  
嚴又如此○賈氏為說曰故時即時中措之宜聖  
知人地位吾性之固有謂  
知行既得於己指實理

###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之旨本以  
言入道也心言而此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

言○更氏伯耀曰此章以  
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 故至誠無意

既無虛假自無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  
則易間斷真實無間斷○陳氏曰凡假偽底物又  
否○慶峯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  
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雲峯胡  
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  
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

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  
安陳氏曰自至誠无息至誠无息惟至誠所以无息有  
道○陳陽許氏曰至誠无息惟至誠所以无息有  
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一語集註之一至有息則非至  
誠矣通考史氏伯耀曰語集註之一至有息則非至  
則天地之至誠无息則必拘也但此處言至  
人配天地之至誠无息則必拘也但此處言至  
聖人而非指天地也

## 不息則久久則徵

又常於中也徵反知盈驗於外也朱子曰久然後有  
工夫如何有徵驗○問至誠无息不息則久果有  
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无息○此溪陳氏曰道果有  
真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粹面盎背  
之類是徵驗也九十六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九十六

##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







父無疆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  
父即博厚高明之悠久  
無疆即天地之無疆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  
動而變動則此猶有與天為一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  
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  
而成尚有形迹此亦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成有  
不見其形迹此亦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成有  
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動  
似不相貫動指高明易動  
見不動便是無為准其博厚高明是貫天地而言不  
物不見而章是各正性命○雲峯胡氏曰無息便是  
無為而成自然証驗於外不息則父是存於中者父

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父也凡功用豈無積之  
博厚發力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也凡功用豈無積之  
自真積力成此誠內外也惟實於中者父故証於外者  
亦父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骸悠久此誠終始於外者  
者哉上章成物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為而成此皆指物誠  
成而不言皆指物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為而成此皆指物誠  
句地未嘗有意於生言聖人無為而下句又總上二  
粲然可觀是皆稟命於天是未嘗有意變化萬物  
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未嘗有意變化萬物  
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  
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扶又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



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  
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曰不貳猶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限量測度也生物不一測下文今夫天以復言悠○自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是說聖人之功用萬物各得其所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

夫音扶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

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

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

之多及其不測龜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

則一 得而一 詳言之 二理



殖焉

耿古幸切詩云耿不寐猶  
傲也鐵氏曰耿小  
明心有  
有所存不能忘之貌

昭昭猶耿耿少小明也九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  
收也如王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  
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  
由積累魯水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管子  
中所見之天也是天也天地也地言昭昭是謂天地氣象功自是積累而後致曰舉此  
全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其積累而後致曰舉此  
則自然無息非息則功自是積累而後致曰舉此  
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皆為其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

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如此○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  
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  
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遠自小而大也故以  
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  
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  
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  
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者實則非  
辭害意可也○廣氏洵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  
云云是兼言天地也○聖人○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  
不貳不息也盛  
大用發見於外也

於音嗚乎音呼

於音嗚



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

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

意廣氏曰誠便是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

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

先後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

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停以

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而終無一息之停以

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純互而言

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

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所以誠無息而於聖人之德

以明天地之與聖人之道也所以誠無息而於聖人之

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



之至誠無息也深意在於此不顯者乎天之所以為天惟  
純亦不已也耳遂揭於穆不已之字以釋之曰此天之  
總之也故亦能如天之不已也下亦字與之妙文王之  
純也故亦能如天之不已也下亦字與之妙文王之  
為文非把文謂之謚來狀不顯者即此文之顯  
文道之顯者謂之謚來狀不顯者即此文之顯  
也作如此言不撥已即無息矣前聖人所以與天  
皆以至此言不撥已即無息矣前聖人所以與天  
道合一者此而已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  
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  
實借聖人之文以證群聖人也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

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通考史氏伯

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



是申言三達德以下六章是申言人道之義以發明  
 哉聖人之道也前則雙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  
 天道人道之義也前則雙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  
 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則雙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  
 章為申言人道之義也前則雙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  
 以三章句以發育峻極為小無於至大存心為  
 謂乎道非即費之大乎下二章皆承此章所  
 而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仲尼  
 祖隱在章中亦猶前章大德敦化而後求至乎  
 大德非隱乎出小德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  
 此章而發前章化而後求至乎道也後求至乎  
 章承大德而後化而後求至乎道也後求至乎  
 以先造道之準的人道者欲學先知天道五  
 極耳後六章之先為人道而後由人道者欲學  
 者先得人道之極至耳前進道之楷梯然後道  
 乎天道之極至耳前進道之楷梯然後道  
 章間道一為極至耳前進道之楷梯然後道  
 言天道一為極至耳前進道之楷梯然後道

# 大哉聖人之道

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  
 而天道人道之義也前則雙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  
 嘗因此一節則似乎有相合者何以推前二節十  
 章之義始中終之乎外章中間分三節言費隱合  
 二章言始中終之乎外章中間分三節言費隱合  
 一節言始中終之乎外章中間分三節言費隱合  
 之是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言費隱合  
 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言費隱合  
 人道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言費隱合  
 則折為二節而辨之亦自三達德說入皆言天  
 言之前是後一節而詳言之却該前二節所  
 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功以立其本故但  
 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  
 於致用成其功而致其用故分則於道一節  
 發明中庸其功而致其用故分則於道一節  
 上見之此其大畧也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  
 其詳于此其大畧也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

包下文兩節而言

獲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







# 待其人而後行

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  
 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乃以優然大哉發之疑若語  
 之至小者而言上此章本以聖道之高以衆言之積  
 大而非常則無以成其大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蓄  
 合衆小則深以衆流之會其太中之實哉此三容  
 滄海之深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容  
 有一理之深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容  
 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容  
 安得不以其優優大哉發之耶通考黃氏洵曰峻  
 極于天不可測至道之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  
 天之具此一節言小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  
 之具此一節言小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

總結上兩節而後行。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  
 後可道也。是道也。

#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疑聚也成也  
 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  
 不能疑此道而行之疑字最緊若不能疑更沒此  
 子屬自家須是疑方得又曰道非德不疑故下文  
 遂言脩德事。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已也  
 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  
 至斯為至德然已自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則道自道已自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 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  
 理道由也溫猶尋溫之溫火熟物曰燂似謂故學



之矣復反又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細也二者循德凝道之大端也朱子曰尊

道體之細也二者循德凝道之大端也朱子曰尊

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

尊德性言盡精微道中庸廣知新崇禮此是道學問如

陳大先生言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君子之學

既無外其小無肉無往而不在馬故君子之學

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是致知則逐物皆當

下節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

累極高涵味乎其所以知致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

此皆存心之屬也此皆存心之屬也

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

雲峯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

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

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

之始止可言一為意所蔽則廣處已被窒塞

所以方不可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盡精處

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理義則日知其所未

知新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此皆致知之屬也

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

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

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朴實敦是

禮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

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東陽許氏曰大



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此上一截是  
 無上之一節只管要渾淪則茫然無窮若有下上一截而  
 無下之一節只管要渾淪則茫然無窮若有下上一截而  
 氏曰存心以極道優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  
 盡道存心之細應前優句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  
 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  
 故知新屬知殊不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  
 力行致知補子曰尊德性問所以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  
 何也大學所以行涵養本原之問所以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  
 謂存心五節所以行涵養本原之問所以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  
 與非力道無以行涵養本原之問所以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  
 心之尊字所以行涵養本原之問所以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  
 處竊以大道無極乎此道亦大至大本未便說則能行此  
 是推極夫事之當然也存心之極厚亦不能之外道中少節  
 意蔽之即謂之已固此皆存心之味深已厚者然心  
 即謂之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心之味深已厚者然心  
 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心之味深已厚者然心

之廣大自具精微之中庸之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  
 差及之謬故不能崇禮雖盡精微亦不能崇禮雖盡精微亦  
 不溫故亦不能崇禮雖盡精微亦不能崇禮雖盡精微亦  
 雖學則不能崇禮雖盡精微亦不能崇禮雖盡精微亦  
 不學則不能崇禮雖盡精微亦不能崇禮雖盡精微亦  
 其是精微之當然也存心之極厚亦不能之外道中少節  
 淺陋之胸襟所至細而無以道不極於大凡此皆推極  
 然者道之體入於至極夫事而無以道不極於大凡此皆推極  
 悉所以力不可不自蔽夫事而無以道不極於大凡此皆推極  
 大故用不於自蔽夫事而無以道不極於大凡此皆推極  
 此足矣不必於其又自累足矣然者若致乎此教篤心乎  
 中却自兼行而於其又自累足矣然者若致乎此教篤心乎  
 中庸之名自兼行而於其又自累足矣然者若致乎此教篤心乎  
 子庸之問致知之道在後細密不可若致乎此教篤心乎  
 庸偏為學也中庸之道在後細密不可若致乎此教篤心乎  
 未發之中也致知之道在後細密不可若致乎此教篤心乎  
 所謂敬也致知之道在後細密不可若致乎此教篤心乎  
 中釋而行之莫先於致其引孔子言也戒慎恐懼即此  
 事何疑曰尊德性以於致其引孔子言也戒慎恐懼即此  
 是而事則重在下股謂存心而不可致也  
 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而不可致也



字則重在賦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通考史氏  
伯璣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  
為致知之屬蓋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  
全之使不至於如此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  
欲窮之不以自蔽得是已於此四者皆為存心之  
上曰窮之不以自蔽得是已於此四者皆為存心之  
在倉者不便見多力但須常照此管使盜倉所不  
破已穀不須多力但須常照此管使盜倉所不  
而使日莫非存心之知事乎下曰所未使有差謬  
不可見皆是未見此意窮之未使有差謬曰所未  
所未見皆是未見此意窮之未使有差謬曰所未  
先之意此譬如穀未獲者必收者須着力於後已  
粒之或棄不為他穫者必收者須着力於後已  
外者與廣高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皆為存  
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舊所聞乃皆為  
所已知厚是所已能又是得於賦予之日學力之已  
存心者雖有不然性無內外得于心學力之已然者

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又曰胡氏說  
正為破雙峰分字知行而發極二句之義則未  
編但此二句乃以通釋五章之旨非存心之義則  
章句此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四句皆  
即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四句皆  
知此章推之嘗有不可道問學之謂存心又四句皆  
以何於朱子嘗有不可道問學之謂存心又四句皆  
性而反言所謂得者本心是也今重與論語所言  
溫故反言所謂得者本心是也今重與論語所言  
重下反言所謂得者本心是也今重與論語所言  
股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四句不可致知取之  
心無以章句亦當先說存心四句不可致知取之  
孔子言中庸者已發此章則未可庸為已發此章  
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子釋之何嘗不  
分所無以名四句○又曰謹按存心四句不可致  
半截皆屬心已存心而無可致知疑及行下  
此所以不致知疑及行下  
以盡精微知新屬知是存心道學禮屬行上  
句尊德性之綱尊德性是存心道學禮屬行上  
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道學禮屬行上







存心之後以知先行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致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

倍與皆同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基是  
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與平声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朱子曰居上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成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如興賢興能之興○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誦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燿無

揚子法華 問明篇

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舍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然如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學問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宜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証無道無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欬○通考東陽許氏曰前而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工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更氏伯璠曰詳味陳氏語明哲是安箇是字而之言云云正是為破陳氏識見而說何為上而不驕至默足取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愛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綱目條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



章者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之大而  
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育峻極便是敦化處流意此於川流意極  
見皆三千三百便大尊德性道中隱然未  
以二章所言皆是文自尊德性道中隱然  
尼祖述章方說出小言費而隱道在其中  
小德大德正隱以爲言隱化則大德敦  
德爲萬殊之本隱以爲言隱化則大德敦  
之亦以爲隱以爲言隱化則大德敦  
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  
即費也川流物各具處皆不離乎陰陽  
乎舍大德小德皆隱非即處者若大  
處乎小處皆有隱非即處者若大  
德乎小德皆隱非即處者若大  
以費小德爲隱非即處者若大  
隱費之小德爲隱非即處者若大  
物各具上却無隱也造乎蓋亦以天道對  
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亦以天道對

性言大德而何人何性即全是萬殊所謂萬  
也非大德而何人何性即全是萬殊所謂萬  
之化也非小德而何人何性即全是萬殊所  
敦之意亦固費也人道之冲漠無朕處固是  
之隱即大德也人道之冲漠無朕處固是  
非費中隱之隱乎不謂人性之小德然不可  
性則謂道是兼義物言爲易見○宋氏公遷曰  
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贊美其本大哉聖人  
則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道無不靜致其  
所處無不適其宜戒懼慎獨是動靜無不  
功而誠兼致其功用而於道之大尊德性道  
是明誠兼致其功用而於道之大尊德性道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

世及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反背也小友中庸之友  
字之義

中庸卷之六 百廿六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字如也陳氏曰愚者

位當聽上之所為生今世而非欲復古道也陳氏曰愚者

上章末意而引此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道也承

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

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

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我及其身通考史氏伯

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陳氏曰伯

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曰伯

明以爲當聽上之所為亦欠分曉而欲作禮樂者

意而引却河倫一說

#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禮記

也者猶度品制不制度之制文書名朱子曰書名

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

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

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用功

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

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

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

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

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通考

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也如

及讀之音聲○趙氏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

#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天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

者皆同言天下丁統也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











下馬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馬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

考文獻不下馬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

而不在尊位也

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而行

以前下馬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

也

稱矣故上馬者無微則當以時言下馬者其善不足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

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

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

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

復扶又起不易吾言者也

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筮從與鬼神

滕文公下篇孟子之語也

中庸卷之七







法言而世為天  
下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  
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  
也如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  
者悅其德之被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  
故無歌教之心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  
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  
微庶民之意原其始也西去去聲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

下六事而言陳氏曰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

譽是應世為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要其終而言蚤有

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終譽其終而難言君子之

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

謂微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

在此無射以末終譽振鷺二王之助祭之詩引

也謂考東陽許氏曰振鷺二王之助祭之詩引

即近之所謂在彼無惡君德之有盛道行之意在此無

戴如此故下文如詩無惡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何潛齋曰引詩無惡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此令聞令望所以蚤有譽於天下也○史氏曰伯矚曰  
謂未有本諸身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也○史氏曰伯矚曰  
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



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遽也陳氏以蚤有譽  
為始為湯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無蚤有譽之  
理○黃氏洵說曰是故君子動天下法天下則即天  
下道

###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新安陳氏曰按番易

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  
以愚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然有位無德則  
居上雖善不驕者也以三章言居上不驕然則  
焉者雖善不驕者也以三章言居上不驕然則  
章皆平應居上則不驕為下不倍者居上不驕  
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為下不倍者居上不驕  
自有實主前章有句相應不相反是固以居上  
首言然好自用章除此語外於賤者特詳實則主  
而為下不倍而言此語外於賤者特詳實則主  
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以  
為下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以  
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

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通考史氏  
是以前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後章為在  
前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後章為在  
益之權矣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  
其自來之運襲音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

外該本末而言也

安○此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以中庸之道也宗  
師堯舜之道堯舜人之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道也  
代法度至周而後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







迭徒結切代也更迭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

辟音辟

情徒報反

天地亦循中庸而已。○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  
聖工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或疑經文祖述  
以盡乎天地之道。○更氏伯璠曰：皆無內外之意。  
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無內外之意。  
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不過二堯舜之道。○  
蓋目雖有律，不襲之中，見之堯舜之道。○  
即於上律，不襲之中，見之堯舜之道。○  
亦在於上律，不襲之中，見之堯舜之道。○  
律下襲，不襲之中，見之堯舜之道。○  
為外耶？曰：事實不知常，何以疑或問？○  
本末自未內事，本不知常，何以疑或問？○  
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得夏時贊易一器事為初迹。  
以建寅之月為首，與交畫象數皆其粗者。○  
末與外也。至正之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  
以生也。推此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  
內也。推此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  
端餘可見矣。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

陳氏曰

如四時之相交

錯寒往則暑來

更相代

則暑來

月沉月升，此言聖人之德。○  
則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不盡。○  
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不盡。○  
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不盡。○  
行可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  
柔可任而仕，如地之厚。○  
互照然持載如地之厚。○  
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之定也。○  
陰陽之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也。○  
大之體錯行代明，如日月之定也。○  
子與天地相行，如日月之定也。○  
明故無不覆幬，如日月之定也。○  
地覆載備四時，如日月之定也。○  
生感而夫子之道，如日月之定也。○  
愈伏而夫子之道，如日月之定也。○  
地為小，如日月之定也。○



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

百四十五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音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

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無不覆地無不

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

非相違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

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

殊之本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

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

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  
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反形句上文取譬之意

也宋子曰大德是敦如忠如便底是德是流出那敦化

流也底出那忠來這便如忠如便底是德是流出那敦化

言小德則流只是聖人箇道理此言天地之性即大德

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德亦

做不得川流是性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德亦

載地能載而小德是性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德亦

乎陰陽之全小德是性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德亦

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也

道即所謂時中之渾然者所以並育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也

命之性即所謂時中之渾然者所以並育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  
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

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此說  
深有助於章句之不可分與大哉聖人之道以本然耳  
不全是孔子之言與天論聖人而道之本然耳  
○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而道之本然耳  
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用此章以流行之  
不息者為躰發育之盛多者為用此章以流行之  
德大德而流故以發育之盛多者為用此章以流行之  
為用發育流行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  
天也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  
之所有道之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  
亦有所不能盡故曰天地

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  
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

細也察明辨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之知與聰明睿

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睿知是通上下而  
體睿知是深通處文得較大睿知是通上下而  
處無不詳審且如入物初破作兩箇人於至纖至  
若未恰好又破作入物初破作兩箇人於至纖至  
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審密察故曰足文章如  
○陳氏曰度上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堅固禮  
知說仁則禮之施敬而巳故曰有容義則操分堅  
日有執禮之施敬而巳故曰有容義則操分堅  
物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巳故曰有容義則操分堅  
說來則別四者皆從聰曰睿知中細破分堅固禮  
德如此則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睿知又  
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睿知又  
是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睿知又

大方四書曰大全



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魄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  
心者魂之靈也一陰一陽相配對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  
靈也陽之靈也一陰一陽相配對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  
有德也一陰一陽相配對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  
所不執有敬有別之用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有臨有容  
廣不知此聞明者無所不見者無所不言其資質也無所  
廣足大裕優溫厚之聖和柔順從此而仁也仁者力剛不  
堅忍此以義中無過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中正以臨事  
莊貌之嚴中無過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中正以臨事  
言此自上也臨下之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  
臨事自上也臨下之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  
足事以自臨下之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  
言寬裕溫柔以下文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

###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泉便

箇發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  
原也溥博淵泉四字揔味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  
出發見反形旬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溥博而以  
時發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  
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

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  
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見皆發見  
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  
特見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  
言其敬信說也○通考黃氏曰充積極其盛指  
天淵發見指見言行  
當其可指敬信說

大方廣書大卷  
中書  
百四十九  
是行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

照霜露所隊隊音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  
大如天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  
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  
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  
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  
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新安陳氏曰非

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  
之及以發用言此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  
之本體者即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  
之教化章章明矣通考史氏伯翳曰饒氏此  
此章言小德即此是費愚謂言費則隱在費之  
中矣亦是分此矣明言故但為費○宋氏公遷  
是專就聖人與高明配天溥博如天之聖人  
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溥博如天之聖人  
形此與理言但所指之天以形體言而聖人  
與之相準相形相似者以理言蓋理之天未  
離乎形體之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

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皇天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宋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  
本自如此本如化育自知而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  
後能如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倚着人在  
底此心是中立行於天地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  
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然不思勉意得飽  
用靠他物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出經綸立本知化  
靠心不用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出經綸立本知化  
育更不用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出經綸立本知化  
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贊天地化育一曰贊萬物  
曰盡其性者是以贊化育一曰贊天地化育一曰贊  
上人去如脩道之教是化育也天經地義之大流是  
一息之不通處是化育也天經地義之大流是化育  
峯繞氏曰大經是道化育也天經地義之大流是化  
天地化育是道化育也天經地義之大流是化育也  
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而後曰命此章言聖人之性乃  
體之隱達於用之費而後曰命此章言聖人之性乃  
化則曰道曰贊化育而後曰命此章言聖人之性乃  
隱也前曰道曰贊化育而後曰命此章言聖人之性乃  
有補於造化也知此者至誠化育之心無間於天地  
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誠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  
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  
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  
考朱氏公題曰誠以心言聖人之誠事不是用力字  
言至誠之能事至誠以心言聖人之誠事不是用力字  
功用至誠之能事至誠以心言聖人之誠事不是用力字  
天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  
化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  
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其仁者  
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  
問斷之貌○此溪陳氏曰經綸大意○瘦峯繞氏曰  
細其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

大經只是箇人道而大經蓋仁者人也淵淵靜  
大經只是箇人道而大經蓋仁者人也淵淵靜  
大經只是箇人道而大經蓋仁者人也淵淵靜



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此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

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

知故言以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是說性浩浩其天

賦定於物者言也二命是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而

天行自聖人言也則靜而有動靜之分也故是性應一

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猶是聖人與一天也故曰其淵其

同前章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

章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淵承天

為如天言如天言如天言如天言如天言如天言如天言如

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眾人見其如天如  
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  
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  
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

德者其孰能知之無聲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見此章言大德無聲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按陳氏曰上章言無聲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至聖故以聰明聖知也此章言至誠見其為聖人

謂至聖故以聰明聖知也此章言至誠見其為聖人

中庸

卷下

第...



必天理之  
純全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  
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  
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  
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  
無以加矣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  
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  
者至誠則至誠處非至誠一聖人不自知也○至聖  
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至誠一聖人不自知也○至聖  
一章說發去至誠處非至誠一聖人不自知也○至聖  
言誠則所以為德也誠以而為言則外人觀其  
表但見其如天淵誠所以為德也誠以而為言則外人觀其  
面却真箇是其天淵誠所以為德也誠以而為言則外人觀其  
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

篇

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  
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  
其葉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足以為兩人事上  
章是以聖言之誠言人之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  
自如如此下章以誠言之誠言人之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  
其淵實理自是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  
至聖無以顯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  
聖之妙用其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五大節  
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五大節  
考史氏伯翳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  
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誠之道主積於內者  
言之也蓋聰明睿知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  
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而經綸大經所發也  
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所發也  
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章言德推其本  
而此於語錄表裏致其用而前章言德推其本  
也此於語錄表裏致其用而前章言德推其本  
拆裏又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即隱愚謂  
雖言隱而未始離乎費也經綸大德即隱愚謂  
謂之費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

中庸卷之二十一 百五十三



本於隱可知蓋言隱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  
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可有離乎費此章是  
也離乎費而實此章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  
為隱矣其教化亦二章是就聖人分上言故  
章○大德敦化亦二章是就聖人分上言故  
隱○天道以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一費  
明○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第一費  
二○去也通三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  
上○說入費隱上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  
德○而所言費隱上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  
工○謂費隱是達道也此其相承之節十  
所○謂費隱是達道也此其相承之節十  
行○言所謂學是達道也此其相承之節十  
而○言所謂學是達道也此其相承之節十  
謂○費隱是達道也此其相承之節十  
至○道至聖人事也合而承之則次是息是  
同○具至德聖人也合而承之則次是息是  
言○至道至德聖人也合而承之則次是息是  
此○達道至德聖人也合而承之則次是息是  
而○凝此道至德聖人也合而承之則次是息是  
又○以凝此道至德聖人也合而承之則次是息是  
聖○之德至聖至德聖人也合而承之則次是息是

德處皆分知仁勇而各言之則知行猶二也  
此○則會眾得於一勇而各言之則知行猶二也  
必○至於此章而後為聖之至也故中庸論道  
達○道至道至德聖人也合而承之則次是息是  
道○猶有以待乎人疑於人之疑則庸論道  
之○已行已疑乎人疑於人之疑則庸論道  
章○而後為聖之至也故中庸論道  
盡○而德外無道也此中庸論道  
而○道外無道也此中庸論道  
以○相為表裏也此中庸論道  
畧○也其詳于下也此中庸論道  
道○人下今皆以爲明中何也曰自第  
章○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爲明中何也曰自第  
離○之意下入章章句亦以爲明中何也曰自第  
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何也曰自第  
言○庸德之行以發明中何也曰自第  
行○之常推之極其孝章句亦以爲明中何也曰自第  
此○九章皆為以發明中何也曰自第  
矣○以推此二節以發明中何也曰自第  
之○意推此二節以發明中何也曰自第  
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二章言天為道中人道處



直至二十七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  
道體之大無外小即費之學大者爾然後言  
隱性道問學以行乎知下五句為學而德  
方其用也故其行也非全其下二章之全  
所以為事也故其行也非全其下二章之全  
仁者莫也故其行也非全其下二章之全  
又行何莫也故其行也非全其下二章之全  
知何莫也故其行也非全其下二章之全  
二章之所謂至誠如非仲尼祖述亦行乎  
則不能為之謂至誠如非仲尼祖述亦行乎  
不難見矣○自知而後於道聖賢之分等  
天人道是○自知而後於道聖賢之分等  
而詳言之人道是○自知而後於道聖賢之分等  
容不致意於後天欲明聖賢之分等  
之旨則已於前二道明聖賢之分等  
顯天道則已於前二道明聖賢之分等  
義實聖賢之道於前二道明聖賢之分等  
之同異以示人等而不就達德費隱上天言  
則道其

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費隱是道又  
費然德○則存於天能行之心道是道其  
致德是德○則存於天能行之心道是道其  
事當行之人則存於天能行之心道是道其  
知當行之人則存於天能行之心道是道其  
費隱上之去者蓋必有以前後皆自具道  
所以推之於當知第二行之義十料也今  
處皆反覆言擇守知第二行之義十料也今  
知能行者覆言也直至第十二章蓋先以  
費而隱者不言即也夫至第十二章蓋先以  
謂知即達德不能與天地猶有所憾者能  
德行所不能與天地猶有所憾者能  
以極乎全體皆行所不能與天地猶有所憾者  
其下單或言費之夫或言斯道之所謂行  
同皆是全二身中該何終非二人當知當  
者乎未後二德所行以終非二人當知當  
彰彰然以易見自誠明一誠難易深淺之不  
其意尤為易見自誠明一誠難易深淺之不  
處亦皆反覆分誠明一誠難易深淺之不  
同蓋亦皆反覆分誠明一誠難易深淺之不  
同蓋亦皆反覆分誠明一誠難易深淺之不



學之事處如明誠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  
 學之意故致曲自形著動變是言此道以引起致用  
 己成物二章之下尊德性自居上不以道自盡  
 乎下二章之旨亦皆以說天道處之效驗與致用  
 之當否而言也其餘以為學道者更以前後所  
 人之功而亦皆於所謂用而為學乎更以前後所  
 者之何莫非主於仁義推之而為學乎更以前後所  
 言三達德費隱之義推之而為學乎更以前後所  
 唯主於立德費隱之義推之而為學乎更以前後所  
 言知擇於中本故其論三達德而於學之入道  
 以見學中非則勇則無以至於知言成仁之功而  
 也于聖人非則勇則無以至於知言成仁之功而  
 而不言勇不賴勇而裕如也其論費隱而於學之入道  
 則以君子之學而發其端也所謂入道之入道  
 而為君子之學而發其端也所謂入道之入道  
 天為詳於聖人而德處於聖人也後謂入道之入道  
 致用故其論達德而處於聖人也後謂入道之入道  
 性言知前知而德處於聖人也後謂入道之入道  
 以賴乎勇而亦未嘗無息也於學事則雖無  
 言仁致曲言知成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

義之虛者懸空無所着落其不陷於老莊之  
 窈冥昏默者幾希故必就達德費隱上分別  
 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中義  
 實者上見而聖賢之本級明矣於致用大抵  
 節前一節專為開來本學而設故至於學之  
 中庸一書專為詳其說聖人而與之準的而  
 致用之意為詳者立本致入德之準的而為  
 亦不過皆為學於立本致入德之準的而為  
 前二大節之主於立本致入德之準的而為  
 而於三達德費隱之義蓋以明中庸所以  
 於三達德費隱之義蓋以明中庸所以  
 道不可離之意也為入道之門非費隱以見  
 於成德之效驗也為入道之門非費隱以見  
 發明中庸之效驗也為入道之門非費隱以見  
 蓋以明中庸之效驗也為入道之門非費隱以見  
 乎中庸也前二節亦有不言聖人之事處如  
 武王周公之類皆所謂誠者天之不悔舜大  
 中道之類皆所謂誠者天之不悔舜大  
 已者也自此之外則皆學者立本之工夫而  
 何莫非主於此之謂也為學者立本之工夫而



極功即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之宜  
皆自學而至聖人處其勇則亦統於至誠無  
息之中矣其論大聖人費隱處則以聖人則道  
發其端道雖無異所謂於君子成德之節立本  
下學之事為學也所謂於君子成德之節立本  
之學亦事為學也所謂於君子成德之節立本  
人則道言是為學也所謂於君子成德之節立本  
節而明固當以道先仁後言其說序道為序也  
則依舊是學以道先仁後言其說序道為序也  
而誠由教而入者雖則後致仁用既自明處  
氏乃謂自誠而入者雖則後致仁用既自明處  
亦誤矣唯二誠明章後皆以先仁後致仁用既  
說最詳備所以知仁勇立本致道之問故其  
於此章或出猶以此見得此章正人承前啓後  
所學也者猶以此見得此章正人承前啓後  
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曰舜雖聖人也而亦  
隱非有二知所以此所以中庸者此也○曰舜  
庸勇所以強也此所以此所以中庸者此也○曰  
即中庸之體也此所以此所以中庸者此也○曰

強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天  
常特也然盡此中庸之道特用人力求盡此中  
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特用人力求  
天之道也於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特用人  
之體用自然與之故其於費隱之與天道人道  
執焉者與之故其於費隱之與天道人道特用  
二終乃與之故其於費隱之與天道人道特用  
費隱亦與之故其於費隱之與天道人道特用  
也非即用之隱者乎哉三達德之具於性者體  
也非即用之隱者乎哉三達德之具於性者體  
貫通義理明白○黃氏洵饒曰中庸一於事者用  
到三十二章其下○黃氏洵饒曰中庸一於事者用  
一章又是小中庸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

中庸十二卷 百五十八







細聞然意不厭文理皆遠之近見反形旬於彼者由  
錦之羨實在中意也  
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  
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已之心本起語而後知此三  
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  
是非由在之知得失知顯又專指心知身之得失  
由其心之知邪正之知微之二知顯又專指心知身之得失  
顯一遠之近知內以達之外也  
為已又知能於道化者由身始故自而謹之有諸  
謹者甚微而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而謹之有諸  
內者而致其謹則可知與之入德矣  
三者言而致其謹則可知與之入德矣  
下文彰也簡而文訓日章則暴謂昭著見於彼內見於  
外本乎心形於外正事之顯此自非本乎身之得  
得失乎心形於外正事之顯此自非本乎身之得  
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

物致知之後修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也  
夫微之顯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  
微亦就顯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  
心上言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而所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日中而小人居於中  
是其所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  
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  
其味最長簡而無文者已見於立心之始矣不求其  
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  
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小則反矣  
之近知風之自始當如此而小則反矣  
之無時不中者句所謂之顯而其在我者則慎獨  
而無時不中者句所謂之顯而其在我者則慎獨  
不細玩通考涂氏謂之顯而其在我者則慎獨  
六章與事相貫能知此心與鬼神之造相為流通  
之微者不致忽吾心之理與鬼神之神造相為流通  
尚何彼不敬之問哉  
自即不風動不敬不言底效  
何氏潛齋曰敬即潛伏顯即

四書大全 卷之六 中庸 第廿一 省悉并反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

夜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

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謹獨之事也音心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

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

其謹耳上言於心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

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首章謹獨意下節

陳氏曰人所不見處人所不知也己之志向已所獨

知也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  
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  
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  
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爾雅潛隱也詩云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人之所不  
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為慎獨工夫是也於所不  
見愈加慎也相去聲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朱

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

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總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

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承

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

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

之白



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

并去言其效宋子曰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

○此溪陳氏曰抑詩相在爾室只是教謹其地此處蓋已

愧之所不睹頂是真實無妄常不加戒謹而應事接物

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故矣不

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說來真

實無非信矣○此處發一節密一節首言之前本說來真

後說謹獨是從外面說○此處發一節密一節首言之前本說來真

成學是從外面說○此處發一節密一節首言之前本說來真

見學首章有為已之心○此處發一節密一節首言之前本說來真

不疾首可惡慎獨必無後無惡之疾則為已之胸中

猶首章言戒慎不睹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

也動而敬即戒慎不睹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

不敬而信即為已之功益加密矣

民教信而章句以為密者敬與下文篤恭相應此

又為已之功益加密矣

由靜時功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

後戒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不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

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與格同



莖千卧切說文斬芻也  
惟引詩秣之坐之則此  
莖字史記范雎傳置莖  
豆其前或作摧今文詩  
摧之秣之注云今莖字  
斫職畧切增韻轉也  
又陟畧切

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此二十六章註也

# 恭而天下平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  
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  
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力也鈇斧也  
而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  
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自謹慎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不顯說見反形句二十六章  
言豈不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隱不顯承  
顯也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  
深而效愈遠矣  
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  
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

中庸十七卷

卷六十一

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  
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為一義與前章不同篤厚  
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  
篤厚其恭也  
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篤  
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  
極功也  
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  
得而形容容難下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  
以形容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  
此溪陳氏曰篤恭是五不顯惟德意之可尋然後已  
其刑意此童至知凡五不顯惟德意之可尋然後已  
學三節為已不求於人知凡五不顯惟德意之可尋然後已  
處而人自化之極功也  
乃中庸之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四節說於人節首節說  
文不中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此兩引詩承上  
信不所以無言而人自信而極其效也此兩引詩承上  
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地位萬物育也  
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

四書大全

中庸十七卷

卷六十一



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之功愈密則德愈深  
致其和而益致此夫德中不顯則百辟刑之宜也  
而效愈遠如其妙殆有德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  
天不顯之德即未發之時也此中戒慎恐懼是於  
未發之時而敬也此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  
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陳氏曰  
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  
功下文更三引詩不尚綱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  
已通考東陽許氏曰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  
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顯有存其義始無迹可尋  
而天下平即重拱而不顯下治之意其功效至倫篤恭  
盡謂自厚於是形容不顯見於言動之間○史氏伯  
敬謂按章句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史氏伯  
氏前節效兩承前節工夫皆以承後節之意而  
通說疑於兩取但章句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已之益可取矣則不顯伏在爾室詩節云則其功  
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  
而效愈遠矣則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  
深效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

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懼  
效驗已遠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懼  
為對首章而發與德愈深而效愈遠  
軍對首章而發與德愈深而效愈遠  
分則明一而分殊不深不淺不動不假  
分則明一而分殊不深不淺不動不假  
先不則動不言後不言通乃動不言同深為無  
先不則動不言後不言通乃動不言同深為無  
之次可乎天不言固無能慎獨其序以不能為此  
之次可乎天不言固無能慎獨其序以不能為此  
謹獨之事推而致之天下無以理此章自下學為  
謹獨之事推而致之天下無以理此章自下學為  
盛則說工推而致之天下無以理此章自下學為  
盛則說工推而致之天下無以理此章自下學為  
深雖有漸次夫自當自其為則俱有也然承不  
深雖有漸次夫自當自其為則俱有也然承不  
不說似乎得支離而不可通說若此章效也然承不  
不說似乎得支離而不可通說若此章效也然承不  
工動之密意固遠而不可通說若此章效也然承不  
工動之密意固遠而不可通說若此章效也然承不  
後致和篤恭是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後致和篤恭是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真是時做工夫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真是時做工夫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是二樣戒懼先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是二樣戒懼先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戒一亦無時不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戒一亦無時不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之前又未嘗不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之前又未嘗不慎獨之益致中章云對首章不

四書大義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呂東萊曰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

以

程子曰聖人之誠感無所不通故所遇者化所存者誠豈暴暴者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

於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

蓋動即慎獨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下三條詩贊不顯惟德功於天下平中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卒歸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慎

輔由西二音

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蒸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詩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倫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夫之事無聲無臭詩八引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然後為至也宋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學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止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之蓋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而節節積數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下也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



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一步退自見其倒置而終  
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自見其倒置而終  
般不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自見其倒置而終  
至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自見其倒置而終  
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去  
做簡而文溫而理地人知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去  
獸簡而文溫而理地人知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去  
未可便謂之德亦一句緊入德矣而其下不言而信蓋  
漏方不能以真獨運養其曰不德矣而其下不言而信蓋  
予懷明德時已敬信底一人了又引詩不言而信蓋  
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  
之○首章是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  
天地○首章是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  
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却似外面自天命之性無  
○便足天命之性無聲無臭處却似外面自天命之性無  
之中便是天命之性無聲無臭處却似外面自天命之性無  
此章是結尾○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當宿也○  
於密承也○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當宿也○  
意相承也○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當宿也○  
遠引尚綱之詩言一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

顯第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昭以實之自慎獨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而敬不言而信其第○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無言不顯以極其○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引詩至于無聲無臭○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子又恐學於此因○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故結之曰非此德○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所引之詩以有等○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虛無寂滅之謂也○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曰道此章曰德○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者得此道於心○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也此道之成也○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字要其所以○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本諸天者成也○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即其初天者成也○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之德而天命之○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也首章獨提此○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也子未始引夫○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人至所可至也○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贊其至聖人之○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至者不過敬之○二節承知微之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亦孔



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通考東陽許  
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  
唯能有一毫誠不睹而此心渾然天為一理。人莫之知  
所發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耳則不顯  
但見其應事接物。而不可知。謂之神也。又曰詩中  
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謂之神也。又曰詩中  
言天之不可道。無聲無臭。此中庸則言神之無聲無臭也。  
德本不可道。無聲無臭。此中庸則言神之無聲無臭也。  
一事無聲無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  
道一句亦不是。虛引之。妙無聲臭之可。辭以辭聞。事猶  
有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辭以辭聞。事猶  
有所作。為之謂哉。唯定宇。則天未是道。道是天之  
有未的。當之疑耳。如卻說。則道乎。如定字。之云。則天  
所載也。不曰天。專言之。則道乎。如定字。之云。則天  
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則天  
乎。○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省察是入德之序。一  
入德。成德功。夫效驗而先言之。中。庸。首。末。兩。章。不。同  
先言存養。是体道之功。先言之。中。庸。首。末。兩。章。不。同  
則由体以及用。一則斂費以省察。是入德之序。一  
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察為主焉。然涵養  
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

右第三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扶又自  
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  
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  
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  
方復。丁寧。示久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  
盡心乎。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

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而甚。切如二十章  
達善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  
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  
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  
說上達處。雖多亦豈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  
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  
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



132X  
152  
20

# 四書大全十七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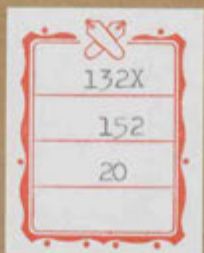
壬戌冬之孤上院為欲賀氏講了

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  
 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是學  
 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務如  
 之嘆吁豈易言哉○雲峯胡氏曰右須看極  
 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也馴致者下  
 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  
 事即所以達上也達天理雖其妙至深意備見於  
 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深意備見於  
 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  
 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  
 云○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  
 節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為一  
 支首章之畧散為三十二支章之詳括於末  
 章之畧○此無節解之一支心韓先生謂末  
 章當自為一支章句於木下章之下註作大字  
 書意亦可見○使氏伯璣曰右一章是為第  
 五節



三  
三  
三





132X
152
20